

## 银杏秋黄满地金

■庞步高

“满地翻黄银杏叶,忽惊天地告成功。”宁静的秋日午后,阳光宛如一位温柔的画师,用它细腻而多情的笔触,轻轻勾勒着银杏树的轮廓。那片片金黄的叶子,在阳光的轻抚下,仿佛是被点燃的金色火焰,热烈而奔放。阳光透过叶缝,洒在地上,形成了斑驳陆离的光影,如梦幻般交织,好像一幅天然的水墨画,诗意而空灵。

微风吹过,银杏叶相互摩挲,发出轻柔的沙沙声,仿佛秋的低吟浅唱,诉说着秋天的秘密。靠近银杏树,能闻到它散发的淡淡清香,那是岁月沉淀的味道,醇厚而悠长。伸手触摸叶片,能感受到那细腻而微凉的质感,仿佛在与大自然亲密相拥,沉醉于这温柔的抚摸。

南方的银杏树,通常适应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,树干高大挺拔,树皮呈灰褐色。随着树龄的增长,树干愈发粗壮,给人一种坚实稳固的感觉。树枝修长且舒展,分叉众多,分布较为均匀,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树冠。银杏树叶呈扇形,叶片边缘呈波浪状。叶子颜色嫩绿,在阳光的照耀下,显得格外清新。叶片纹理清晰,脉络分明,质地柔软。到了秋季,叶片会逐渐变为金黄色,形成一片绚烂的秋景。

银杏树的果实俗称白果,是一味非常珍贵的中药材。白果呈椭圆形,外壳坚硬且表面光

滑,颜色为白色或浅黄色。白果内部有一层薄薄的种皮,包裹着可食用的果仁。白果能敛肺气、定喘嗽、止带浊、缩小便,对哮喘、咳嗽、尿频等症状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。

银杏树,这古老的生命见证了地球数亿年的变迁。它之所以能成为活化石,是因为其自身具备强大的适应性和稳定性。在漫长的地质历史长河中,地球环境历经无数次的剧烈变化,诸多物种都因无法适应而黯然消逝。然而,银杏树凭借其独特的生理结构和生长特性,得以在岁月的洪流中顽强生存。它的种子富含营养,易于传播和繁衍;其树干和根系发达,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的侵袭。

历代的文人墨客为银杏树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。诗仙李白曾挥笔写下“风摇玉树枝,日映金膏香”,生动描绘出银杏树在风中摇曳生姿、香气四溢的美妙姿态。宋代诗人刘原父则以“百叶双桃晚更红,窥窗映竹见玲珑。应知侍史归天上,故伴仙郎宿禁中”,展现了银杏的玲珑之美。而梅尧臣的“鸭脚类绿李,其名因叶高。吾乡宣城郡,多此以为豪”,更是直白地表达了对银杏的喜爱与自豪。这些诗句犹如璀璨的明珠,为银杏树增添了浓厚的文化韵味,让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我对银杏树怀着深深的热爱,它于我而言,不仅是一种植物,更是生命的象征。在



那铺满银杏叶的庭院,我曾悠然地坐在树下,手捧一本喜爱的书籍,沉浸于文字的世界,偶尔一片金黄的叶子飘落,轻触我的书页,仿佛在与我一同分享这阅读的美好。也曾与三五好友相聚于此,摆上一套精致的茶具,伴着银杏叶的轻舞,品着香茗,畅谈着生活的点滴,笑声与茶香在这金黄的世界里交融,那是生命中温暖而珍贵的片段。

我常思考生命的意义,正如银杏树,历经春夏秋冬,在岁月的轮回中坚守和绽放。每一片落叶并非终结,而是新生的伏笔。秋冬的到来或许意味着一段旅程的结束,但正如银杏树年复一年的轮回,这也是新生的开始。我期待着来年,银杏再次绽放出那令人心醉的美景,就如同我对生活始终怀揣着美好的愿景。

■阮家传

## 再回天恩余

一大清早,堂嫂打来电话,告诉我现在是砍伐楠竹的最佳时期,湾子里好多家庭都在伐竹子,问询我家的竹林要不要砍伐,最后还不忘告诉我砍伐竹子的必要性。原来,竹林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,每隔三、五年的时间间伐一次,更有利于次年竹笋的破土而出。父母亲先后离世以后,我家楠竹林就没有砍伐过,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倒伏干枯的楠竹,据说就是因为楠竹林没有及时的砍伐而导致的这种情况。

于是,我决定再回一趟天恩余。天恩余是我的故乡,再踩这片热土已物是人非,触景生思绪,睹物思故人。熟悉的老屋却不见熟悉的身影,那种失落感和孤独感油然而生;在熟悉的环境里捡拾起儿时的记忆也是苦涩的,个中滋味无以言表;就连熟悉的犬吠声听起来也觉得陌生,不经意间我已经成为故乡的客人。好在我的乡音未改,乡亲们热情也没变。

我们家有八处楠竹林,一直享受着国家的利好政策。父亲曾感叹,老百姓的日子跟过去相比天天像在过年。父亲母亲曾经是我

们家的靠山,把家里大事小事料理得井然有序。诸如竹林扶育间伐的事情我从不过问,也从不操心。如今,当我自己介入这些事的时候,才真切体会到父母曾经的不容易。

确定一支好的伐竹队伍事关明年竹林的出笋率,在堂嫂推荐的砍伐队伍回答了我所有疑问后,我们算是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。按照惯例,砍伐过的竹林还需要及时进行林下管理,更重要也是户主最关心的要留好母竹,这些事情直接关系到出笋率,户主强调了伐竹工就会重视,在清理林下杂草和老幼病残楠竹时就会“到边到角”。楠竹出售所产生的经济收入一般按照四六分成,伐竹工拿百分之六十,我则拿剩下的百分之四十,竹枝和竹尾则抵扣林下清杂费用。我对利益分配方案并无异议,毕竟他们要付出辛苦的劳动,我更关心的是他们在砍伐过程中的安全问题。

接下来,就是带领伐竹工确定每一块竹林的边界,不能误砍更不能越界砍伐。在我们乡下,一家砍伐楠竹,相邻的户主一般也要去现场,那是守土有责的职责所在。父亲曾

经带着我和我哥哥就我们家的山林田地做过专门指认,我对我们家的山林土地的边界了如指掌。纵使这样,我家在“王坑”的楠竹林,就是因为相邻户主在砍伐楠竹时,我没时间赶到现场,已经被越界砍伐了接近三分之二的面积。当然,我们乡里乡亲的沟通无障碍,在解决边界问题时“这都不是事”。

最后,就是楠竹的售卖了,我家要砍伐楠竹的消息好像长腿了般,求购者纷至沓来。沿S356常横线延伸段在原石桥乡境内不足三公里的路程,林立着大大小小的楠竹加工厂居然有四家,我们村就有一家楠竹加工厂,大多数时间处于半工半歇状态。据说,就是因为原材料楠竹的供应不足而造成的。在当今社会,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理解与支持,我家的楠竹当然要运送到本村的楠竹加工厂。

再回天恩余,我经历了这次楠竹林的扶育间伐后,就算我正式接过父母亲手中的“接力棒”和他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,并顺承父母亲厚道、忠诚、感恩的良好家风操持家务,毕竟“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……

■谢晓文

## 一片湖

因为孔子的缘故,对山东的向往由来已久。这次朋友一邀约,便欣然应允,一同踏入了孔子诞生地尼山的文化旅游度假区——尼山圣境。避开喧闹的人群,我和朋友信步而行,竟然撞见了一片碧波荡漾的湖。

“好一派原生态的自然景观!”面对眼前的一碧万顷,我脱口而出,只觉自己掉入了一个天然氧吧:空气清新怡人,荷香阵阵扑鼻;远山连绵起伏,线条柔和,层峦叠翠;湖边绿堤碧草环绕,草坪一块又一块,娇艳的花朵点缀其间;湖面上微波粼粼,鸟儿飞掠,宁静中不乏活力。

我们迈下堤坝,绕湖而行。途经处,许多不知名的野生植物在眼前摇曳生姿。“湿地植被如此丰富多样,必定是许多野生动物的乐园啊!”我不禁感叹道。“那是自然!听说有30多种动物,90多种飞鸟。”朋友话音刚落,一对蝴蝶似有感应,一前一后飞舞到了眼前。一只蝴蝶,翅膀上绘有蓝紫色的梦幻图案,如同晨曦中的一抹神秘光辉。另一只则披着金黄色的华丽外衣,边缘镶嵌着细腻的黑边。它们时上时下,时左时右,轻盈飘逸,极尽挑逗之妩媚。

我像小孩子一样跳起来去抓,它们却倏

忽一下飞走了,将我的视线定到了右前方一丛香蒲上——一根横斜的粗苇杆上栖息着一只十分漂亮的栗红色鸟。它红红的喙尖长长的,下体则呈淡红褐色,喉至胸有一褐色纵线,胸侧缀有黑白两色斑点。此时,它也许在伺机觅食,纹丝不动,一双小小的灰眼珠却滴溜溜转动,机警地注视着浅水洼处。我猜测这是一只红隼,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。朋友却指向湖面上空说:“你看你看,那才是红隼。”

我看过,只见一只耀眼奇目的橙红色鸟正在湖面上空振翅飞翔。它的翅膀长而宽广,显得强健有力,一双如璀璨宝石般的锐利眼睛闪烁着机敏与警觉的光芒,如短勾般的喙极其尖锐,真应了“雀中之虎”之称!

看得久了,我发现湖面上飞翔的,湖边水草处歇息的,浅水洼里嬉戏的,荷叶间留连的,身影最多的鸟是白鹭。白鹭有的昂首挺立,身姿优雅,宛如沉思中的白衣仙子;有的张开双翅,或滑行水面,或在水面上漾起圈圈波纹,似在表演水上芭蕾;有的三五只齐刷刷振翅高飞,好像在比试飞翔技能;有的上扬双翅,悬空湖面;有的如绅士般,悠然自得,踱来踱去……真是姿态各异,只只灵

动如诗。它们雪白的身姿映衬得这方碧绿的天地分外妩媚动人。夕阳的余晖照射过来,金色闪闪,世界明艳一片。鸟叫声越来越清晰明朗,此起彼伏,互相呼应,欢快清越。各种虫鸣也在低声附和,共同唱响了这方白天还算沉寂的天地。

当地人告诉我,这片湖是挖出来的,名为尼山水库,后来更名为孔子湖。当地政府一直致力于打造以尼山水库为核心,以孔子文化为依托,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圣地,形成了如今风光旖旎、生态环境良好的孔子湖国家湿地公园,吸引了众多野生动植物前来栖息和繁衍。

孔子曰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”,认为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共生的,人们应该以一种宽容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,保护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。这一思想,无疑在孔子湖湿地公园得到了充分体现。孔子湖湿地公园通过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,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,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自然、文化、旅游三位一体的绝佳体验地点。屹立在高高台阶上俯瞰这一切的孔子雕像,满面慈笑,想必是为此欣慰吧。

## 宝石古民居群成为“烫手的山芋” (下) ■李专

舒氏家庙号称“六都第一祠”,是村中最豪华最讲究的建筑,也是规格最高建筑。它“飞阁层楼、歌台舞榭”,占地达3000平方,建筑面积999平方。它于1938年10月被日军纵火烧毁,现存前后四根高大的石柱、家门幡墩和御赐“皇恩旌表”石碑,霸气侧漏。1980年,将舒氏家庙改建为“宝石会场”,也很别致。这座“六都第一祠”之所以被人津津乐道,还有一个重要因素,是因为它由明万历进士舒弘绪主持修建。

宝石古民居群名人故居众多。有明万历进士舒弘绪的“行意草堂”,这是一幢200平方的砖木结构平房,致仕后的舒弘绪在此草堂“杜门谢事,放志诗文书画之间”20年,留下《行意草堂纪事》等著作。后来,巡抚郭维贤瞻仰舒弘绪故居,手书“正色立朝”匾额,悬于中堂之上。离故居不远处有一高大牌坊,上有天启皇帝亲笔书写“天垣补袞”四个大字,这是天启皇帝彻底平反太子教豫案,追授舒弘绪为大理寺少卿并钦赐匾额。

舒道宏的“绍怡堂”,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。舒道宏曾当过江西德安、石城、安远三个县的知县,他是个“富二代”,一直是从家里拿钱补贴办公经费和做慈善,致仕后自己建筑400平方,其他的1600平方为父祖辈所建。还有杏林世家舒习锥的“仕德堂”,汉剧教育家舒二喜从小跻身其间的“双福班”会所,亦官亦商舒世芳的节孝坊。

一座俗称“千总居”的豪宅,正面满墙满贴六角形花砖,以精美砖雕满墙装饰我是第一次在这里见到。石雕、木雕、砖雕这“三雕”中的砖雕,工艺早已失传,实物遗存也比较少见。太珍贵了!

2022年6月17日,我随通山县政协采风团访问宝石村。村党支部书记舒进耀自豪地介绍本村古民居众多,同时深感压力山大,老房子自然风化无法抵御。他感叹,我们村要是有一个王定钊就好了。

2017年10月,王定钊组织江源村民代表70多人赴西坑村新民居、吴田村王明璠府第、宝石村古民居群参观考察,扩大眼界,开拓思路,学习先进经验。如今,江源村全民古民居保护意识牢固树立,古民居保护管理已步入良性循环,成为全国民间力量保护古民居的典范。

宝石古民居群,2002年就被列入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,是通山县第一批进入“省保”的古民居。2014年成为中国传统古村落,也是通山第一批授予此称号的村。目前,宝石村只有老百姓称作“五重堂”的舒道宏故居“绍怡堂”得到修缮保护,其他的基本都处在自然风化中。

——选自《路自通山》一书

